



德輝顧齋類

學苑出版社

學張穆廉友校梓

古賦

秋望賦

金元辭賦論略

少裴回而
 疎於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
 散花雁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舉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旦
 寒陰厓晝冥濃澹霏拂繞白紆青紛叢薄之相依浩霜露之
 已盈送蒼蒼之落日山
 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煙
 瞻彼轆轤西走漢京虎
 不起而爲兵望崧少之

山西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

康金声
李丹 著

金元辞赋论略

康金声 李 丹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元辞赋论略/康金声、李丹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5

ISBN 7-80060-265-6

I. 金… II. ①康…②李… III. 赋-古典文学-中国-研究 IV. I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4098 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印刷厂: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890×1240 32开本 8.875印张

字 数:175千字

版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500册

定 价:20.00元

自序

1992年《汉赋纵横》出版时,我在序文里说:“赋学研究也需要自汉而后向下延伸”。十年来,赋学界同仁在深化汉赋研究的同时,也努力探索有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辞赋创作与理论发展的状况,总结其规律,且有若干重要的收获。简宗梧、许洁、郭建勋、程章灿、陈庆元、于浴贤、何新文、王琳、毕庶春诸君均有专著问世,龚克昌、万光治、高光复、徐宗文、詹杭伦、郑毓瑜、朱晓海等先生也发表了绰有分量的论文,加上东亚、北美许多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确是玉山珠海,琳琅满目,蔚为赋学研究界空前的奇观。鄙人虽然愚拙,眼见赋学研究的兴旺景象,却也不甘寂寞,硬是在金元辞赋领域内作了一些初步的开掘。现把我在这个园地里辛苦耕耘的点滴收获汇总成一本小书,算是献给赋学研究会的一份菲薄的礼物。虽然微不足道,而且肯定有不少瑕疵,但在下眼前能以拿出手的,也就是如此不成体统的货色了。说来实在惶愧,敬请海内外专家多赐教言!

记得钻研汉赋的时候,由于两汉辞赋作家作品数量均不很多,因而还比较容易归拢把握。初接触金元辞赋时,窃自以为不会有太多材料,难度也不会太大;岂料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了:据笔者后来的统计,金元两代有辞赋留传的作家,竟有255人之多,今存赋近600篇,存辞(含操、引、哀辞、字辞等骚体作品)近

200 题(首数自然更多),其时的社会变动、作家经历、创作状况等也相当复杂,要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不容易。因而有一段时间,我竟后悔过何以要选这么个苦果来啃啮。实在是由于一种事业心的驱使,我才竭尽自己愚陋的心力,硬着头皮扎进深水里去,扑腾了几个回合。自然,凭在下十分浅薄的学力,不可能觅得几粒琛珍。所能献给学界的,最多是些缺乏光彩的碎壳和细石。但愿我的努力能给才气盛大的后来者踏荒一条小径。

是为小序。

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目 录

一、金元辞赋专论	(1)
金赋概论	(1)
论元赋特点及其历史走向	(15)
元赋发展轨迹论	(30)
元赋“祖骚宗汉”论	(60)
论元赋的历史文化情结	(75)
元赋钞本《青云梯》考释	(82)
二、金元辞赋年表	(88)
三、金元辞赋作家索引	(147)
元代同题赋索引	(183)
四、金元赋名篇介绍	(188)
王寂《岩蔓聚奇赋》	(188)
赵秉文《栖霞赋》	(189)
赵秉文《海青赋》	(189)
赵秉文《游悬泉赋》	(190)
赵秉文《游西园赋》	(191)
王若虚《瑞竹赋》	(191)

王若虚《揖翠轩赋》	(192)
李俊民《驯鹿赋》	(193)
李俊民《醉梨赋》	(194)
元好问《秋望赋》	(194)
元好问《新斋赋》	(195)
元好问《行斋赋》	(196)
刘文蔚《平野亭赋》	(197)
郝经《怒雨赋》	(198)
王旭《爱河赋》	(199)
王旭《鸣鹤赋》	(199)
王恽《茹野菊赋》	(200)
王恽《吊廉将军墓赋》	(201)
王恽《玄猿赋》	(202)
姚燧《乌木杖赋》	(202)
刘埙《养生赋》	(203)
刘敏中《腊粥赋》	(204)
戴表元《观渔赋》	(205)
戴表元《蝇虎赋》	(206)
刘因《渡江赋》	(206)
刘因《苦寒赋》	(207)
黄文仲《大都赋》	(208)
陈栌《黄山堂赋》	(210)
任士林《蚯蚓赋》	(210)
赵孟頫《纨扇赋》	(211)

袁桷《导游赋》	(212)
袁桷《隐居图赋》	(213)
袁桷《桐柏观赋》	(214)
刘诜《兰亭赋》	(215)
张养浩《白云楼赋》	(216)
虞集《画枯木赋》	(216)
欧阳玄《天马赋》	(217)
吴师道《云卧八极赋》	(218)
许有壬《弄田赋》	(219)
胡助《小赤壁赋》	(219)
王沂《不寐赋》	(220)
杨维禎《些马赋》	(221)
杨维禎《忧释赋》	(222)
吴莱《大游赋》	(223)
祝尧《手植桧赋》	(224)
李祁《黄河赋》	(224)
聂炳《大别山赋》	(225)
沈干《浙江赋》	(226)
卢琦《驱睡魔赋》	(227)
胡斗元《彭蠡赋》	(227)
汪克宽《天府赋》	(228)
贝琼《鹤赋》	(229)
刘基《伐寄生赋》	(230)
高启《闻早蛰赋》	(231)

附 录

《全辽金诗》前言	(233)
南开版《全金诗》指误	(256)
论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61)

一、金元辞赋专论

金赋概论

一、金代重视辞赋

金自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1115)至末帝灭亡(1234),共历119年。这个雄踞于北中国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权,虽同辽邦一样“用武得国”,但“一代制作能树立唐宋之间,又非辽世所及”。究其原因,盖由于金朝“以文而不以武也”^①。

金以文治,但国初文化水平甚低,不得不“借才异代”^②。开国之君太祖礼遇和重用辽宋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③。太宗时已立“选举之法”,灭北宋后,“又使宋士多归之”。则金朝从一开始就注意网罗文士,用心于文治了。第四代君主海陵王登位后,更大张“朕方以文治”^④。他自己“一吟一咏,冠绝当时”^⑤;对臣下则“夜诏赋诗,传趣甚亟”,甚至躬问作赋。郑子聃

①见《金史·文艺列传》。

②见《金文雅序》。

③见《金史》卷一〇五之《赞》。

④见《金史·文艺列传》。

⑤见《大金国志》卷一五。

受诏试赋，海陵亲自命题阅卷，并给郑“进官三阶”^①。世宗、章宗朝，“儒风丕变，庠序日盛”，文事“粲然可观”^②。章宗“谈经论道，吟哦自造，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③。明昌元年，召益州童子刘住儿内殿试赋，试后赐以“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④。

金以辞赋取士。据《金史·选举志》载，金科考以词赋居首，经义、策试等次之。海陵天德三年，更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同年始立的国子监，生员也以词赋生居首，下为经义生、小学生。世宗喜文辞，大定四年敕宰臣曰：科考“文优则取，勿限人数”。他还亲拟赋题，注意“出人所未料”，以便选得高才，摒落凡庸。

金代不少人才是经由词赋科考发现的。例如刘祁高祖刘撝，系“词赋状元”^⑤，刘昂“律赋自成一家”，李献能得贞祐三年词赋进士^⑥。作于大定十七年的《兴学赋》说：“国朝抚定之后，专以文学取士，而郡之士子纡青拖紫者比比有之。”反映了金代以词赋取士获得人才的盛况。此外，李纯甫初业词赋，以所作《矮柏赋》知名天下，后成为文坛领袖。宋九嘉少时“有能赋声”，得至宁元年进士^⑦，为金代文学家。凡此种种，说明辞赋在

①见《金史·文艺列传》。

②见《金史·文艺列传》。

③见《大金国志》卷二一。

④见《金史·选举志》。

⑤见《归潜志》卷八。

⑥见《金史·文艺列传》。

⑦见《金史·文艺列传》。

金朝的政界和文苑均有很高的地位。

金代的辞赋大都散佚了,今仅存 10 家 30 篇,尚包括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另有术数赋 4 家 5 篇,因不是文学作品,置而不论)。这些作品以张金吾所辑的《金文最》收聚最全,此外,在《金文雅》、《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内金人别集,以及少数地方志里也可零散见到。同金代诗文创作繁荣在大定、明昌以后一样,现存金赋也基本上是世宗以后的作品。

二、金赋的内容和思想

金代大家赵秉文、元好问都主张文学服务政教。赵谓“诗文之意,当以明王道,辅教化为主”^①;元倡“厚人伦,敦教化”^②。所以,金赋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巩固和维护金王朝服务。兹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1. 申良佐的《兴学赋》。该赋歌颂世宗“中兴以来,敦复文教”,“立学官,养天下之士”的政策,“乐遇明时之为幸”,反映了大定中“乡里之间郁郁乎有文,弦歌之声洋洋乎盈耳”的盛况。

2. 赵秉文《丛台赋》和《华山感古赋》。“丛”赋作于明昌二年,是作者丁父忧自邯郸解印南归,路经丛台故基,吊古讽今之作。其时,国力达于极盛,但也潜伏着严重危机:由于“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因致“伤财”、“害民”^③。皇帝“奢用浸广”,不断出猎,造成“风俗侈靡”。元妃李

①见《答李天英书》。

②见《杨叔能小亨集引》。

③见《金史·食货志》。

师儿之兄弟权倾朝廷，使“朝纲不正，军民胥怨”^①。《丛台赋》在“叹赵国之城郭”，“变都成邑而变骨成灰”，“慨平原之池馆”，“高者榛邱，下者荒陂”以后，惋惜古台“蒙亡国之耻，兴山水之悲”，警戒后人勿“使一旦之乐，易万世之讥”。显然是针对朝政而发的。“华山”赋当作于正大五年登游华山时。时蒙古军已攻灭西夏，又自陕侵金。金已国势危殆，作拼命挣扎。赋文总结陈吴亡秦、莽卓窃汉、杨李擅权乃至安史叛乱等历史教训，认为“亡汉者汉也，非莽卓也；乱唐者唐也，非安史也”。并责怪汉不以秦为鉴，唐不以汉为鉴。指出“恶直为求谗之媒，喜誉为招佞之旌，骄奢为重敛之阶，好大为兴戎之征”。建议国君旌忠直，抑谗佞，不饰土木，杜非议之征，平刑息冤，绝仇怒之兵。他看到了金朝的危机，希求挽救，惜他开给君王的药方已不能医治膏肓重症了。而且“绝兵”的策略也过于迂阔不切实用。

3. 元好问的《秋望赋》。该赋作于宣宗兴定中，时蒙军南侵，金京徙移汴京，作者家乡忻城失陷被屠，其胞兄即死于难中。他有报家仇雪国耻的强烈愿望，然而国势衰颓，强敌跋扈，自己力不从心，因作此以抒慨。赋句“邈神州于西北，恍风景于新亭”即反映了神州陆沉，西北大片河山沦于敌手，仿佛东晋退守东南的衰败局面。而他本人则不仅有新亭泣望式的悲哀，更有如祖逖恢复“豫州之土”的“慷慨击楫之誓”，班超定远那样投笔从戎的志气。他要“整六翻而睨层霄，庶几乎鸢禽之一击”。

4. 杨宏道的《临水殿赋》。此赋约作于宣宗兴定中，反映了

^①分见《金史》之《张汝霖传》、《章宗本纪》、《元赛李氏师儿传》。

宣宗至汴京后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的情形：“饰锦绣以裹地兮，奏歌吹而沸天”；“妃姬嫔淑，极态尽妍”；“增糟邱而为山，溢酒池而成川，委庶政于沉湎之表，置万机于康乐之边”……因而遭致衰亡，终使崇极壮丽的临水殿“倾榱桷，暗丹漆”，成为“后人悲伤嗟叹之资”。

抒情写志是金赋第二项重要内容。金后期迭主文坛的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均主张诗言性情。赵论古人诗，谓“多其性之似者”^①。王云“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又认为“人情固不能已焉者”，应“如肺肝中流出”^②。遗山曰：“纵横诗笔见高情”，“壮怀犹见缺壶歌”^③。以为抒情写怀乃诗之当然。这些主张在金赋创作中也体现出来。除忧国忧民之情已见前述外，金赋还较多地写了士大夫的自适之情、讽世之情等。

赵秉文的《拳蓬赋》、《游悬泉赋》、《拙轩赋》诸作，均以道家的人生态度为归依，或申述“至人达观”，“超宇宙而高骧”，“游戏乎寂灭之场”的“齐生死”思想（《拳蓬赋》）；或发挥“物我同源，动静致一”的观点（《游悬泉赋》）；或阐发“方成方毁，方死方生”、古今一体、“万物一藏”的认识（《无尽藏赋》）；或抒发“达人大观，物我两忘”。这些赋大率作于泰和中至兴定末。其时，赵氏先出为州刺史，后虽还朝，但不得卫绍王重用，兴定五年又因选进士犯科削阶致仕一年。由于政治失意，思想消沉，萌生归隐之念，所以涵咏于老庄。

①见《答李天英书》。

②俱见《津南遗老集》。

③见《论诗绝句三十首》。

讽世之作的优秀者当推李俊民的《醉梨赋》与《驯鹿赋》。李在承安五年得中进士后曾为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即因厌恶官场习气辞归,教授于乡里。金室南渡后又先后隐于嵩山与西山。入元以后,世祖征至,旋即乞归山野。他的《醉梨赋》将醉梨人化为“巢饮之徒”,描写他自在悠游于醉乡之中,嘲笑“独醒”之子的迂拙不化,终使醒者痛饮至醉,并谓此为“以醉醒醉”,形象地讽示了:世之所谓清醒,实为醉态;而纵酒入醉才是真正的清醒,表现了鄙视世人浑浑噩噩、昏沉蒙昧和麻木不仁的愤世之情。说明士子随俗浮沉、因时卷舒、守拙守愚,如同醉梨之变性,是受制于环境条件,不得已而行之的处世态度。这也是作者“抗志遁荒,洁身净虑”的绝好说明^①。

《驯鹿赋》通过驯鹿在山野间自由生活同被捕获后受羁縻生活的对比,表现了对丧失自由者的同情怜悯,是封建社会里为帝王效命的下层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动辄得咎心态的反映。它叙写鹿类被捕获、被噬咬的遭遇,又表现了人世间良善而羸弱者被欺凌、被宰割的不幸,并告诫人们防备不测,提高警惕,千万莫要落入“不缠而缚,不械而羁”,被恶势力“食肉寝皮”的悲惨境地。

金赋第三项重要内容是敦淳风教。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申良佐的《兴学赋》和王若虚的《瑞竹赋》。《兴学赋》歌颂世宗大定间“敦复文教”、“养天下之士”的“文明之化”。《瑞竹赋》则歌颂孝友。作品就许氏兄弟辑睦因而居室外竹干分而复合的祥瑞

^①见《四库全书庄靖集提要》。

之象,发挥“人有是竹,天有是应”的感召之说,劝勉世人“兄弟相好,闺门相辑”,“上友下敬,坝簏其翕”。主旨自然是儒家的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了。

金赋第四项内容是祝颂酬酢。代表作有赵秉文的《大椿赋》、《栖霞赋》,王若虚的《揖翠轩赋》,元好问的《行斋赋》等。《大椿赋》题下注云:“为黄太守寿公刘相甥”,是为人祝寿之辞,故借《庄子·逍遥游》中以八千岁为春秋的大椿祝颂之。《栖霞赋》是送道人还山之作,似作者晚年欲归时所为,故送人归而又言“乘清风兮欲归去”,抒写归隐之志。《揖翠轩赋》是作者应崔生之请而作。崔父有轩曰“揖翠”,轩亭周遭翠竹罗碧,赋作因此比主人之德行,颂扬崔公“劲挺坚确,卓乎不群,举世皆怯而我独勇,众人皆屈而我独伸”。《行斋赋》是遗山先生为友人张仲经所作。张在内乡卜邻于元,华门圭窦而不废读书。斋名曰“行斋”,用“君子素其位而行”之义。元赋肯定了张氏安于贫贱、不计荣辱、抑身扬志的精神,并以兰蕙经霜、俟春又芳的美喻,勉励僻处一隅、困厄一时的友人,要“中立不倚,溯溃独障”,固守节操,“愈掩而愈彰”。

金代辞赋的思想,多以儒家思想为归依,其次是道家,也有释家。赵秉文的《黄河九诏》即以黄河之源流通塞象征儒道,并加以颂美。所谓“昆仑之道,圣源也;积石迤之,圣流也;龙门企之贤,化道也;仙掌跨之智,通塞也;屹以砥柱,匡失俗也;障以大坯,避诸碍也;汇以大陆,钟道粹也。窃以为有合吾圣人之

道”^①。已说得十分清楚了。《兴学赋》颂金朝兴学，亦追述三代之“立庠序，建首善”，“使四方从其化”而“立太平之基”，赋末之系歌更直接歌颂“儒馆崇兴”，“弦歌”“齐鲁”。《瑞竹赋》以儒家的感召瑞应之说称美孝友，申述“立德锡类”、“传家及远”、端行以匡正“时俗”等风教主张。《揖翠轩赋》也鼓励孝子继承乃父志节。《行斋赋》以《礼记·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顾乎其外”立论，发挥儒家的修身养性思想，主张隐以广志，抑以扬志，遁世不见，静养以待时。元好问的《新斋赋》则以儒家的仁德和教育思想为旨归，申述《论语》的“温故知新”和《礼记·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之说，肯定了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由金人元的刘文蔚作有《平野亭赋》，阐扬孟子的安民思想。主张使民以时，“乘农之闲”，要治人者“劳民于既安”，“观乎稼穡之劳”而“知民之艰”。

道家思想在金赋里也屡有表露。王寂的《岩蔓聚奇赋》倾心于“混然而天成”，宣扬“释身世之羁缚，谢功名之机陷”。元好问《葡萄酒赋》的主旨是崇尚自然，主张“以天合天”，“掸残天下之圣法”，“复婴儿之未孩”，均属老庄思想。流露道家意识最多的金赋作者是赵秉文。他的《心静天地之鉴赋》发挥了老子“致虚极，守静笃”思想，主张“无其对”而“绝其待”。《无尽藏赋》就“变化无常，人事不恃”申述庄子“方成方毁，方死方生”之说。《琅山赋》归结到“游心太玄，何虑何营”。《反小山赋》鄙薄“有待”，标榜自然，“听其两忘，其乐也天”。并由道家涉及佛

^①见《黄河九诏》之《引》。